



孙 玉 石 文 集

寻觅美的小路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孙 玉 石 文 集

寻觅美的小路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觅美的小路/孙玉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孙玉石文集)

ISBN 978-7-301-18010-5

I. ①寻… II. ①孙…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319 号

书 名: 寻觅美的小路

著作责任者: 孙玉石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10-5/I · 22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8 印张 26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本丛书由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赞助出版

目 录

寻觅美的小路	
——谛听无数进行者的心	(1)
把真实的历史留传后人	
——怀念川岛先生	(5)
给杨铸同志的信	
——悼念杨晦先生	(10)
遥寄的哀思	
——纪念铃木达朗同学	(13)
一块无字的碑将永存历史	
——怀念薛绥之先生	(16)
缅怀一代宗师	
——写于王力先生诞辰 90 周年	(23)
零乱绵远的哀思	
——悼王瑶先生	(26)
他拥有绿色的永恒	
——怀念王瑶先生	(33)
风雨燕园四十载	
——王瑶先生与北京大学	(40)
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	
——怀念唐弢先生	(49)
他无愧一个无私的学者	
——怀念包子衍同志	(56)

一份遥远的哀思

——怀念朱德熙先生 (60)

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

——写于朱德熙教授追思会 (67)

一个光亮的灵魂

——怀念吴组缃先生 (72)

“人活在世上就是口气”

——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吴组缃先生追思会作 (83)

寄自遥远的声音

——怀念温小钰 (90)

这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

——缅怀周祖谟先生 (93)

“爬坡”

——怀念佘树森 (99)

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忆季镇淮先生 (102)

一缕温馨与痛楚的回忆

——怀念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皮杰 (114)

诗美的探索者,美丽的灵魂

——怀念我所敬慕的诗人辛笛 (119)

寒林凋尽经霜叶,却爱钟山不改青

——怀念友人叶子铭兄 (128)

谈林庚先生和他的诗

——为纪念林庚先生逝世给北大中文系学生的讲演 (133)

写于深夜里的思念

——深切怀念丸山昇先生 (150)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丸山昇先生逝世唁函 (160)

依稀远去的笛声

——怀林焘先生 (162)

五院内外一“芸叶”

——怀念冯钟芸先生 (166)

吾爱陈夫子

——怀念陈贻焮先生 (174)

一颗平静而跃动的智者之心

——怀念徐通锵先生 (184)

低调而闪光的人

——怀念吕德申先生 (188)

送上隔海的哀痛与思念

——悼丸山松子女史逝世唁函 (196)

忠厚勤恳而富于探索精神的学者

——悼念丸尾常喜先生唁函 (198)

红楼明月在 洒泪向东瀛

——悼伊藤漱平先生逝世唁函 (200)

“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

——林庚先生燕南园谈诗录 (204)

旧事记忆钩沉 (221)

我的哥哥 (256)

我的姐姐 (279)

寻觅美的小路

——谛听无数进行者的心

叫我最难忘的是燕园的小路。

燕园很美：湖光塔影，绿树繁花，画亭高楼，小桥流水，竹林轩阁，草坪雕像，石船古钟，千窗灯火，书声笑语……而这一切，都被编就在那些纵横交错的小路之中。就像一根根绵延不断的丝线，把燕园中美丽的一切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墨丹青画。

无论从哪个校门走进来，大大小小笔直或者蜿蜒的路，都会把你引到湛蓝清澈的未名湖畔。碧绿的垂柳和橙黄的小路镶嵌的一池湖水，就像一只盛满了香醪佳酿的酒杯，送到你面前，尽你领略它的慷慨与盛情。只要你在湖边小路上眺望一会儿，一种宁静的美就会流进心中。

常常是黄昏或是夜晚，丢了一天的疲倦和纷扰，我漫步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明灭闪烁的路灯撒下朦朦胧胧的光晕，如雾似雨。摇曳的树影和轻轻的晚风，送来丁香花馥郁的清香。间或有数点草虫的鸣叫，一缕缕年青人的笑语和歌声，飘到小路上来，与湖面上倒映的灯火，暗蓝的树影，天上的星光，一抹晚霞或一勾淡淡的新月，辉映成有声有色的绝美的图景。真像是一首诗，一首写不尽读不完的诗。

多少海内外友人来访，只要是初到北大，我总是带他们沿着那些连绵的小路逛一逛燕园。都说：“北大真像一座花园！”

是的，北大是一座花园。一座展示自然美的花园，一座铸造人灵魂美的花园！这花园的小路上，有多少美的探索者和寻觅者的足迹。我爱这花园的美，我更爱这印满了足迹的美的小路。

已经32个春秋了。我学于斯，长于斯，教于斯。每当走过这燕园的小路，都唤起我对那些以自己的心血来铸造我们灵魂美的一代师长

的怀想和沉思。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履痕，常浮现在眼前。

我常与小路作默契的谈心。

我首先想起了你，诗人何其芳先生。想起你那永远是和蔼微笑的面孔。你好像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带来一颗美丽的灵魂。你那么年轻，就唱出了无数动人的歌。你以精致的彩笔画下自己美丽的梦，去温暖那些比你更寂寞的心。你同你的诗友，从黑暗的汉园街旁小路的徘徊，终于走到了阳光灿烂的燕园。虽然你已不再写那些优美的诗篇了，但却一直葆有着你那耿直、天真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

1955年秋，我考进北大之后，在朗润园通往哲学楼的小路上，在伫立着俄罗斯式路灯的未名湖畔，常常看到你那坚实而朴素的身影。一次北大诗社请你在哲学楼101作关于诗歌欣赏的报告。我早早就去占了座位，挤在人群中听你的讲演。讲的什么今天记不太清了。你在青年人面前展开的那颗追求美的心灵，你对爱好诗歌的青年那些创造艺术美的期待，我却铭记在心。我曾模仿着你的《预言》，偷偷地写着那些自以为美的小“诗”。过了两年，那场政治风暴席卷燕园。有的年青人贴你的大字报，标题竟是“何其芳何其不芳”！看了之后我心里十分痛楚。那一夜很久不能入睡。第二天还偷偷地在那张大字报的角落上写了几个小字：“你不觉得该为自己的灵魂痛苦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你那坚贞的学术品格，你那对艺术美的执著追求，一直给我以楷模和光亮。

这又是谁的足迹呢？啊，是你，我所敬仰的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我常为没有能够直接聆听你的授课感到遗憾。十年动乱过去以后，你搬进燕南园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美学的著述和翻译的劳动。我常常看到，每天下午四点多钟，你步出那座小楼，从燕南园的坡路慢慢走下来，经过三院到一院门前的那条小路，穿过南北阁，一直到未名湖边，再走回来。年纪大了，腰有些弓着，每天都走在那条小路上。每逢遇见，我总是望着你远去的背影，望着印满你足迹的小路，想象着你在桌前伏案笔耕的情景。

一次，学友吴泰昌为你编一本美学论文集，要我帮着复印旧报刊上的几篇文章。当我把印好的东西送给你的时候，你大约生病刚刚好，说

话有些吃力。这时你年已八十,还兴奋地告诉我,自己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美学翻译工程。这大约就是那本长达四十多万字的维柯的《新科学》吧。你对我却说:“我做的只能是‘拾穗’的工作了!”说着,又顺便拿起一本天津百花出版社刚出版的你的《美学拾穗集》,你用那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玉石同志指正”几个字。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至今,拿着这本不厚的小书总感到有种难以言说的重量。

在那条小路上,后来再遇到你,我不愿打扰你紧张劳动之后宁静的散步,有时就点头一笑,相晤于心了。今天你已离我们而去。那条美的小路上再也看不到你那身影。但我每每走过,总感到似在寻觅你布满小路的足迹,甚至似乎还可以听到你那沉着艰难喘息的声音……

我真想提议,把你常常散步的这条小路命名为“美的小路”。

美的小路在燕园里何止一条!

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常常穿着破旧的蓝布制服,斜背着一个褪了色的绿书包,从朗润园的公寓出来,经过未名湖畔的小路,步履艰难地走到西校门外,然后再一步步挪动似地慢慢走回去。有时碰见了,我们便谈上几句。我总是说道:“您可要多保重啊!”

这就是我熟悉而尊敬的宗白华先生。

为了注释《三叶集》,我多次拜访过你。这样我们便相识了。你的书房兼卧室堆满了书和其他杂物,显得有些零乱。看墙上挂的精美的油画,案头摆着的唐代侍女头像,书架上满满登登中外美学书籍,虽在乱中仍感到置身于一个美学家的生活氛围中的快乐。我向你求教《学灯》时期以及《三叶集》中的一些问题。你高兴地对我敞开了心扉,谈得那样畅快,你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好像又回到了五四狂飙时代,眼睛放出异样的光亮。只有一次你是那样地怅然,你非常惋惜地说,和郭沫若、田汉通信时,两人在日本,一人在上海,没有同他们见过面。后来他们回上海来,曾有一张合影,一直珍藏了好久,但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我说,如果把这张照片放到新版的《郭沫若全集》里去该多好啊!大约十分完美的事只是在理想中才能实现吧。看到这样一个闻名遐迩的美学家,这样一位以几十年的辛勤耕耘铸造人们灵魂美的人,并没有一个美的生活环境,我真有点寒心。

然而,我还是珍爱燕园里美的小路。我深深感谢那些在小路上寻觅美、播种美的人。我和我的同窗学友作为北大人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能够聆听更多老师铸造灵魂美的声音。有的人已经离去,留下他们的风范。有的还健在,至今给我以教诲。杨晦先生从古老的钟鼎文字里奇妙地想象出祖先的那些美的创造。吴组缃先生关于《红楼梦》和古典小说艺术美那些体味入微的讲义,林庚先生讲授唐诗时以诗人气质品评诗歌意境美那些令人陶醉的声音,王瑶先生以诙谐的语言和深警的思索在鲁迅和现代作家领域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天地……

燕园美的小路四通八达,纵横连绵。它从蔡元培先生的脚下,跨越一切丑恶与蒙昧,直通向今天,通向未来。总有一天,它会通向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因为,一个具有美的灵魂的民族,绝不应该是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

我所敬爱的诗人冯至先生是真正的北大人。他从红楼的“沉钟”一直走到燕园的湖畔。他那寻觅美的诗人的足迹也洒满了这里的小路。45年前他唱出“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蜿蜒的小路”那首十四行诗,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我愿在这里恳请冯至先生,允许我掠美,转借这首诗的最末两行,来表达我在燕园美的小路上的沉思: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原载《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把真实的历史留传后人

——怀念川岛先生

今年三月里，福建师范大学两位现代文学研究生，到北京来搜集毕业论文的材料。其中一位的研究题目，是关于《语丝》社的。他们要求拜访川岛先生。经我联系约定之后，刚由病重稍渐好转的川岛先生，在病床上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临走的时候，两位研究生还怀着感激之情，嘱愿先生安心养病，多加珍摄，早日恢复健康。

送走他们之后，我又返回先生病榻边，把一篇由他口述，经我记录整理的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短文念给他听。他还是那样认真地一字一句的听了，提出了不少修改的意见，这时，看到川岛先生疲惫的神情，我便很快告辞了。

记得多少次看他，他都说，希望脚上的脓疮好了以后，待春天暖和了，可以起来走动走动，好拿起笔来，回复那些来信和约稿。他总是说：“欠的债太多了！”

作为学生和鲁迅的爱好者，我们也多么希望他尽快地好起来，像春蚕吐丝一样，再用他那轻盈流畅而又质朴无华的散文笔调，为鲁迅，为人民，倾吐他不尽的历史的情思。

谁料，就在两个月后，川岛先生竟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那次拜访，就成了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接待登门求教的晚辈。

而那短文，就是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纪念鲁迅的遗言了。

在沉痛的怀念和追悼中，我想，这似乎是川岛先生后半生生命的一种象征。近几十年来，他对鲁迅先生怀有一种难以用文字表达的特殊感情，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有价值的记述文章；他对学生和晚辈又始终

抱着一种恳挚而不倦的热情。两年前,为了撰写一篇纪念五四运动 60 周年的文章,他病倒在案台旁边。卧病两年里,他又在病榻边接待了多少研究和热爱鲁迅的晚辈和青年!

站在先生的遗体前,望着他那瘦削但却安详的面容,看着他那轻阖长眠的双眼,我沉重地默念着:川岛先生,您太疲倦了,您休息吧!

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为了炮制他那些“典型经验”,使川岛先生蒙受了不白之冤。如晴天霹雳的灾难,夺去了他一个孩子的生命。他也尝了各种苦头,却坚强地活过来了。他宁肯受累吃苦,也始终没有承认加在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得到了解放。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还经常扶杖步行,从几里之外的家里赶到校内,和一些教师学生一起,参加鲁迅杂文集《坟》的注释工作。他亲自动手,写了几篇杂文的注释文字。对于别的同志所做的注释,他仔细阅读,认真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就是从这时候起,不知多少同志登门求教有关鲁迅著作的问题;他亲自回复了多少来自各地的信件;又有多少注释的样本,经他过目,把意见送到了编者的手中。

在即将出版的浩浩 16 卷的新版《鲁迅全集》中,也浸注了川岛先生的心血!

由于去年我进行《野草》研究的工作,这部散文诗集,便成了我常常向他求教的话题。他的一些片断的然而却很有价值的回忆,已经吸收到我那些很不像样子的研究成果中去了。

他告诉我说,《语丝》创办不久,鲁迅就开始发表他的连载的散文诗《野草》,这为《语丝》赢来了很多青年读者,扩大了《语丝》的影响。人们当时是特别喜欢读这些诗一样的美文的。

《野草》中的一些篇章,是他从鲁迅先生那里拿来,送到《语丝》上发表的。他往往是《野草》一些篇章的第一个读者。他说,他当时读了这些短文,觉得写得很漂亮,很美,但是却不懂得其中的意思,又不好意思去篇篇问鲁迅先生,便只好不懂装懂,在鲁迅先生面前,又称赞怎样怎样写得好。川岛先生说,看起来,暂时看不懂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作品。《野草》中鲁迅的深刻寓意,到今天也不能说

完全弄懂了,理解得对了,但是《野草》不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都喜欢的好作品吗?

我在翻阅《语丝》的时候,看到鲁迅的散文诗《希望》发表的同一期杂志上,刊登了川岛先生的一篇题为《药》的散文。在这篇散文里,与鲁迅的《希望》一样,引用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里的句子,说:“‘希望’犹如荡妇,在那里蛊惑我们,我们并不想反抗,也许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莫大的蛊惑……”这篇《药》为什么会与鲁迅的《希望》同时都用了裴多菲这首诗呢?我问起川岛先生,他对我说:裴多菲的《希望之歌》,鲁迅在写作《希望》这篇散文诗之前就早已经翻译出来了。鲁迅曾经十分喜爱地多次对他谈起过这首诗,但又一再表示不愿意把它发表出来,原因是为了不愿这首诗的过分消极的思想毒害了当时的青年。一直到写作《希望》的时候,鲁迅才把它引用进去了。鲁迅是用否定绝望的“虚妄”,来代替了裴多菲的对“希望”的悲观思想。可见鲁迅当时怎样地反对青年的消沉,又怎样地怕自己的一些消极思想传染给青年啊!

1978年冬,因为要给学生上课,我向川岛先生请教一些问题,谈到了郁达夫。他便向我谈了他记忆中的一些往事和印象。他说:“我通过鲁迅先生,与郁达夫认识了,那是1924年到1925年。当时郁达夫在北大教统计学,是经济系的讲师。我认识他之后,觉得这个人很随和,印象很好。达夫才情很高,他的旧体诗写得很漂亮。穿着竹布大褂,很随便,跟谁也能弄到一起。我们原来总以为他也一定有点‘创造气’,待认识了以后,觉得一点也没有。”

川岛先生说:“在北大教书时,达夫已是有名声的小说家了。他接着《沉沦》之后,又出了一本小说集,叫《茑萝集》,因为写了五四落潮时一般青年的苦闷,出来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里的第一人称‘我’,多处喊穷,很多青年读了,便纷纷给达夫寄钱来。有的一元,两元,弄得达夫很不好意思。”

川岛先生讲起了一件趣事:“记得有一回,我还是与鲁迅住在八道湾的时候,我最怕小耗子,越小的越害怕,周建人的夫人芳子,不知从那里弄来了一只小耗子,叫我‘檀哥’(我的小名),把拿小耗子的手突然

放我的肩上,我被吓了一跳,往外跑了。刚到大门口,郁达夫来了,我对达夫说:‘你救了我!’

“我听鲁迅先生说,达夫的钱全拿去喝茶、喝酒了。他爱喝酒,有时一花就是几十,而一般人只花一两块钱。在上海时,一次我去看他。他屋子里尽是书,中文的,外文的,堆得比床还高。王映霞这次批准他喝酒,说:‘川岛来了,买点酒喝吧!’我问:‘为什么不叫他喝酒?’王说:‘他前两天喝醉了,在马路上睡了一觉。’

“我初从杭州到上海,对上海很不熟。是达夫陪着我,怕我走丢了。1934年夏天,即刘半农染病死去的那年,达夫曾到北京来,这是我与刘半农最后一次见面了。听到刘半农去世的消息,他在火车上,给我一封信,还嘱托我给刘半农送了一幅挽联。”

一次,《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同志、徐刚同志,到川岛先生新搬的家里来拜访并约稿,我和袁良骏同志也在座。川岛先生谈起了杨度同当时北京大学讲义风潮的关系,善于抓稿的姜德明同志,马上约川岛先生把这事写一篇短文,这就是后来在一九七八年《战地》增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北大一九二二年的讲义风潮与杨度》。

访问结束时,川岛先生还深情地向每个同志送了他保存多年的笔、墨,还有解放前一些特印的信笺。先生对学生及晚辈期望的殷情,于此可见一斑。

在我手里至今保存的,就有荣宝斋刻印的《怡清堂诗笺》一盒,里面为以“不登大雅堂”之名制的《金瓶梅》信笺。关于后者,川岛先生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特别提及。他有一次向我借一本香港出版的周作人写的《知堂回想录》。看过之后,他谈话中颇不满于周作人美化自己和为自己辩解的态度。对一些记忆失实之处,也多有说明。他翻开书中第163节的《北大旧感录》(九),其中周作人写道:马隅卿专门研究明清小说戏曲。“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从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称曰,不登大雅文库。后来得到一部二十四回本的《平妖传》,又称平妖堂主人;尝复刻书中插画为笺纸,大如册页,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别有一种《金瓶梅》画笺,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川岛先生说,这里周作人就记错了。《金瓶梅》画笺不仅刻成了,而且印出了。

我多年保存的印有“不登大雅堂制笺”的这盒《金瓶梅》画笺，就是证明。

川岛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至友。他是五四时代生活的过来人。他翻阅《知堂回想录》，对其中的偏见与失实处颇多不满。我体会先生是想动笔写下自己的一些记述，以把真实的历史面目留给后来的读者。但是疾病夺走了他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历史和真理一样，它的光辉是不可玷污、不可淹没的。川岛先生，您是可以放心的了！

1981年7月20日于蔚秀园寓所

原载《鲁迅学刊》1981年第2期

给杨铸同志的信

——悼念杨晦先生

杨铸同志：

在你心中沉痛的时刻，请接受我这来自远离故国的迟到的唁函吧。

先是接着家中来信，告知杨晦先生病危，我心中已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6月5日中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尾上兼英教授来我的寓所，告及日本报纸已转载新华社消息，说杨晦先生已病逝。我听到这个不幸的噩耗，心中不禁痛然黯然。8日，又收到我爱人张菊玲的来信，得知已为杨晦先生开过隆重的追悼会，许多文艺界人士和杨先生的学生都去参加了；她还见到你，转达了我的悼念之情。几天来，我在紧张的教学中心境茫然，想及了许多事情。

杨晦先生是我十分仰慕和尊敬的现代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又是我入北京大学之后的领导和老师。多年来，我不仅听过他的讲课，接受过先生的教诲，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和论著，还多次到先生的家里，聆听他的许多谈话和教导。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亲切的前辈和老师，是我走上治学道路的难以忘怀的引路人。杨先生那种光明磊落、耿直不阿的品格，那种亲切待人、诲人不倦的精神，那种直到晚年仍十分关切我们这一辈人健康成长的慈父般的拳拳之心，至今留给我极深的印象。他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前年，我一次去看先生，先生还在重读四大厚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想重新研究罗曼·罗兰，我听了十分感动。他看到我们这些学生们发表的一些东西，又是高兴，又常常对我们说：“还是多读些书，不要乱写东西！”先生的这种心情，我们是十分感激的。因为我们虽然人到中年，仍无所成就，总想尽快做些事情，但在先生的面前，我们总有一种还是一个幼稚的孩子的学步时的惭